



海外著名华人女作家散文自选集

冰心题



哈佛采微



The Treasures Of Harvard

〔美国〕张 凤 著
陕西人民出版社

哈佛采微



〔美国〕张 凤 著

陕西人民出版社

(陕)新登字 001 号

域外著名华文女作家散文自选集

哈佛采微 [美]张 凤 著

陕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西安北大街 131 号)

新华书店经销 陕西省印刷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6.375 印张 6 插页 124 千字

1998 年 5 月第 1 版 1998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7000

ISBN 7-224-04499-7/I·973

定价:9.50 元

陕版出图字:25—1997—043 号

自序

陈锦女士首肯相助，再得到绍光的支持，才能就一灯荧荧的深夜或破晓，多数人都在温暖的被窝中熟睡之际，继续我奔忙之后的写作，排遣些对生老病死的无奈。

多说写作苦乐参半，我想写作的乐趣，总该多些。

在美国开始写作，是我跟随先生黄绍光在密西根州大获得硕士后，又在他念完博士……赴康乃尔大学担任化学核磁共振实验室主任之时，方由那地近美国雪带的寒林冻洞当中、工作与家务之余，试着重拾那魂牵梦萦、纠葛重重的文字旧爱，写起我对亲人师友家国的满怀心念。

再因绍光为哈佛大学“挖”角来作主任，十五年前，我们一家搬到与东北长春相仿的极北纬度的波士顿近郊。迁徙之后，又遭逢生死大关：亲手送别老父张青阳先生、迎来幼子启扬出生。所幸母亲陈锦女士首肯相助，再得到绍光的支持，才能就一灯荧荧的深夜或破晓，多数人都在温暖的被窝中熟睡之际，继续我奔忙之后的写作，排遣些对生老病死的无奈。

每当又绵长又凛冽的寒冬时节，总是我最抑郁的。窗外雪地森森，簌簌下落的雪花，覆映着晶亮的寒光，只有严酷

北风的呼啸，独与我这枝沙沙书写的笔，翻山越岭，遥相呼应。在这孤绝的岁月，面对悠悠天地，怆然中多少宣泄了汹涌的感性，也渐能殷勤四季，将智识的结晶公之于世。

写作最意外的趣味，要算自己描述的生命断面，竟能在不同时空与其他生命碰撞共鸣。

倦游欧陆归来，写了一连串的小品散文，剖述感觉和批判，如《美国，是每个人的梦吗？》等，竟获在瑞士巧遇的名作家、欧洲作协会长赵淑侠发表文字鼓励：“屡见她思路精深、文笔流畅、有学院科班出身根底的文章……”

《生活与教育——李远哲教授》是略记我们与哈佛诺贝尔奖得主们几十场尽欢的晚宴讲演当中的一瞥，文字在台美两地披露后，适遇马来西亚陈主编也向我约去一束文稿。来年夏末，我奉母和绍光赴江南、京、津探亲讲学，顺道一游古迹，上长城称好汉，又往明陵古墓登高，与两位马来西亚大学的化学教授聊天，他们说：“原来你就是写那篇文章的作家……”首次对科学心灵的探索，竟也触动些新朋友。

有在西雅图华盛顿大学修文学博士的小友，踏进黉宫门墙，来寻“接近老年、穿着古式旗袍的张凤”。其实我也想优雅老去，又爱旗袍，写作能令我圆成理想。

又因文字或筹划、主持文艺文化活动而得与任教于欧美、台湾、香港的老师、同学再相逢，再欢聚，再结缘。

近几年《哈佛心影录》纷纷授权定稿，多得名家、师友溢美鼓励，令我有如履冰临渊，更加谨慎地在现实的狂澜下企望呈现时代的风骨。我写作期兼顾文学及史学手法，一般

认为是有理念知性，也有热情和感性。我最在意的是永恒的真诚，所以耗费心力请每位师友亲阅、指正再授权发表。

在哈佛，也许我只算一个游山游得稍微长一点的旅人，现在认真地作起山边河畔的舟子，诚挚地载起心悅的点滴，得缘在此宝山中为我说法者，巧与哈佛和耶鲁相关。今我以轻舟摆渡，载不动的更不知有多少……遗珠之憾，自然难免。

要不是书中所写的各位贵人相助，不可能有这本书，更特别谢谢对我指点良多的诸位师友。最感激两岸三地各位主编及出版的朋友。“若有知音见采，不辞遍唱阳春。”谨以此书献给诸位以聊表谢忱。

张 风

一九九六年十二月于哈佛

目 录

张光直先生文集出版委员会
张光直先生文集出版委员会

张爱玲与哈佛	(1)
先贤亲切	
——纪念赵元任先生百年诞辰	(6)
中国古代文明	
——张光直教授	(10)
音乐与演唱文艺	
——赵如兰教授	(18)
生活和教育	
——李远哲教授	(29)
中国诗词的现代观	
——叶嘉莹教授	(38)
女诗人与陈柳诗词情缘	
——孙康宜教授	(58)
文化中国和儒学的创造转化	
——杜维明教授	(73)

历史与思想之间

- 余英时教授 (84)

知与言及美典

- 高友工教授 (100)

浪漫与现代

- 李欧梵教授 (115)

近代戏剧和表演艺术还本归原

- 台益坚教授 (133)

最孤独的是最坚强的

- 北京守门人遗腹子萧乾 (145)

逍遥游 (150)

长春藤之死 (153)

纽约，纽约 (156)

美国，是每个人的梦吗？ (161)

夫妻之间 (164)

查尔斯河的水鸭 (166)

古典小说、笔记与问天 (168)

家和万事兴 (172)

白发 (177)

经理岁月 (180)

求学生涯忆师恩 (184)

心灵的河流 (189)

张凤主要作品目录 (195)

张爱玲与哈佛

约莫卅年前，哈佛大学来了一位访问学者，在一九六七年九月迁入哈佛所在地——美国剑桥的布拉图街八十三号四十三公寓，署名爱玲张赖雅。她，就是胡兰成笔下，见到了诸天都起震动的名作家，张爱玲。

她是来哈佛女校瑞克利夫 (Raddiffe) 学院的瑞克利夫研究所，做独立研究。聘约一年，与先生赖雅一同搬到与研究所只隔一条詹姆斯街的公寓。该年十月先生去世。第二年获续聘，拿到两年研究基金，翻译十九世纪晚期韩邦庆写的吴语小说《海上花列传》，为她写介绍信的是夏志清教授。

几年来，夏先生常对我提起，他在一九五五年离开耶鲁博士后研究工作之前，就心无旁骛地完成了《现代中国小说史》的英文初稿。他把张爱玲同五四以来享有盛名的作家相提并论。

在上海一九四四年夏，沪江同学的聚会上，夏张二位即已谋面，不过夏先生那时专注在西洋文学。当时已受柯灵、夏

丐尊、王统照、郑振铎关注，并得傅雷、胡兰成、苏青好评，苏评之为“仙才”的张爱玲流行作品，夏先生却一直没有好奇心读。到一九五二年张爱玲离沪抵港，在香港美国新闻处任职，与后来介绍她认识王桢和、白先勇、陈若曦、欧阳子、王文兴、殷张兰熙诸位作家的麦卡锡渐熟，特别宋淇太太邝文美是她的同事，夫妻酷爱文艺，与她缔了深交，对她作品激赏，并知夏先生写小说史的计划，就把港版盗印的《传奇》、《流言》等寄给夏先生，才使他注意到张爱玲，首次被写进中英文文学史，向世界评介。

笔名林以亮的宋淇先生，书香世家，与夏先生之兄济安先生结为莫逆……济安先生曾对亲近的高足庄信正博士说过，认为近代三大小说家该是鲁迅、张爱玲、张恨水。所以在一九五七年济安先生将其弟两篇文稿，亲译成中文——《张爱玲的短篇小说》和《评秧歌》，分两次发表在济安先生创办的《文学杂志》上，影响深远。

关于她服侍送老的第二任先生，出生在京城德裔老作家斐迪南·赖雅，究竟是在哪儿过世？她并未向夏、庄两位先生述及，庄先生也只猜测，为就近照料，想是同在剑桥。

外子黄绍光主持化学实验室之余，也被我一心的寻觅引起了兴趣，驾车载我循线索先在女校瑞克利夫档案部门——现隶属史勒辛格图书馆找到诺斯（J. Knowler）女士，翻出珍贵的八行简单资料：“赖雅太太一九四一年在港大的教育被战事中断，从此译述不断，有两个短篇小说集和散文以及无数的中文作品，《赤地之恋》及《秧歌》两部英文小说，都完

成于一九五五年。现译《海上花》……”最要紧的在末句，提到她与作家先生搬来剑桥……

这揭开了第一道谜底，赖雅同张爱玲一道来了哈佛女校，在剑桥过世。第二道谜是在张爱玲申请去接任夏济安、庄信正两位担任过的柏克莱中国研究员一职前，一九六九年四月一日她只宣读了一篇《中国翻译作为文化影响的桥梁》为题的英文论文，并未交稿英译《海上花》。她在一九六八年春就告诉殷允芃，已翻完三分之一，现在亦未在哈佛及寄去宋淇家的遗稿之中，丢在哪次乔迁当中？难怪她说：“三搬当一烧。”

瑞克利夫研究所现改名邦汀研究所，仍有些杰出女学者，继张爱玲之后来作研究，如研究“中国文学中的恶妇形象”的朱虹，她是在一九九〇年来的中国社科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的文学专家，她说起在她们的图书室看见了《怨女》英文版《北国胭脂》……我们运气很好，在接待小姐奥康那导引下，登堂入室请两位图书馆义工太太立特（D. Litt）和唐玛（C. Dhlmah），立刻上架取下来，喜不自胜的惊见除《北国胭脂》外，还有一本书页残散的《赤地之恋》，扉页翻开竟有她的亲笔所写：“给爱丽丝，希望这不会破坏了她的波斯回忆。爱玲张”。

签名借阅后，坐着一看，英文的字里行间，还有她的同色黑笔改正，细致严谨，三八六页书改正三十多处，果然连大小写，和分号标点都不放过……《北国胭脂》封底则有她宽袍大袖古装似的长发相片……于是绍光陪我携着书，继续去踏寻张爱玲的踪迹，而且又多了一道谜：“爱丽丝和她的波

斯回忆。”

张爱玲在《天才梦》一文自剖“在待人接物方面，显露惊人的愚笨”，所以她偏好隔绝尘世，不过鹿桥先生分析她是把握了见与不见的原则。她也是讲究衣着装扮的。所以首访不见的，先有胡兰成，后有水晶。张爱玲在哈佛也是不轻易见人，正忙着写博士论文的李欧梵教授，也仅在一九六六年印第安那大学开会时遇见过她。唯一访了她的是殷允芃。

殷允芃来波士顿，住在同学介绍的王青云屋里，青云姊正在东北大学研读物理博士，特地陪殷允芃乘地铁，再踱过雨势稍歇波光灯影的哈佛广场，紧张地去访张爱玲。

我问青云，既是张爱玲挑明：这两天还得赶交所得税表，那日期该是一九六八年四月十三日；那她院落大门上的青藤应未抽出绿叶？她公寓门上镶着长方玻璃？玻璃上也糊着油绿描金花纸？还是罩着粉荷色绉褶纱幕？可曾微透灯光？照出脚下仿云母石的砖地，她穿金织锦拖鞋？还是玫瑰红平金绣鞋？挂着回文雕漆长镜？翠竹帘子？或金丝山水屏条？置有悒郁的紫色缎子屏风，织金云朵里的白马？还是只像镜中的昏昏世界？

她抱歉因所学不同既没看清有无金珰琅粉镜，也未感受金粉金沙深埋似的宁静，只惴惴然朴素装扮，张爱玲看她们还像孩子似的，即拿点心待客，但见“那面空空的黄木梳妆台上的大镜，给人明亮的感觉”。

幸亏夏先生为我找到近卅年的亚洲学会单目，张爱玲惊鸿一瞥的会场是波城谢拉顿，庄先生早忘记一九六九年三月

二十九日上午，他们主讲、夏老主持的那场东南亚英雄文学研讨会是在哪？他俩与於梨华、张爱玲吃中饭就在那饭店，庄先生也曾与张爱玲谈过五六小时，都没记下来，已渐渐模糊……

凝望她花式古典的窗棂……再到瑞克利夫资料部门，绝无仅有的一张卡片是说明一九六九年六月，她由这剑桥居处搬到柏克莱杜伦街二〇二五号三〇七公寓……并无学位列在学院……听不见电车铃的公寓，纵是象牙塔尖的哈佛，也不在中国的太阳底下，……即使忧愁沉淀下去，也不是中国的泥沙，总之到底不是中国。柯灵先生说得好：再大的天才离开自己土地必然要枯萎。

先贤亲切

——纪念赵元任先生百年诞辰

（此处为原图位置，内容模糊，疑似为某种纪念章或印章）

九二年十一月三日是誉满天下的语言音乐大师赵元任先生的百年诞辰，在哈佛这个念博士的学府，我们一群朋友早已簇拥着在哈佛东亚和音乐系执教多年刚退休的赵元任先生女公子赵如兰教授，在九月十二日于哈佛潘恩音乐厅举行了一场庄严热烈的“赵元任百年诞辰纪念音乐会”，也在我们燕京图书馆有特展陈列。赵如兰教授集指挥选曲讲古于一身，忙过之后，她与先生下学锺教授首途台湾中央大学讲学。开会之前还特别嘱咐我她的行程，在十一月三日会应家乡江苏常州杨市长之请赶去参与“赵元任百年诞辰纪念会”，她与几十位妹妹家人都要回去，各地文化界想必亦有许多纪念活动。

赵元任先生在一九一〇年考取清华庚子赔款留美官费生，在七十二人之录取名单中名列第二，胡适第五十五，同入康乃尔。先学数学；后学理学士学位，再到哈佛修得哲学

博士。他在康乃尔教过物理，清华教过数学心理、物理，在哈佛教逻辑和语言，到贝克莱教语言学，确实是天宽地广地做学问终身不仕。他一生多少次几乎被请去做“长”，但他都回绝了说：“任何与人事有关系的，我都不愿干，我只愿做学问终身。”就这样春风化雨数十年，风范备受学生爱戴。

按常理他没有专攻过音乐，在音乐方面应是外行，然而他在音乐和语言方面确有其得天独厚的秉赋，胡适也说过：“元任辨音最精细，吾万不能及也。”又念过理论音乐课，所以他的音乐创作，在词曲结合上有独到之见解成就。音乐界有许多前辈说起黄自教和声学，总以他的作品为例。可见评价之高。编写的百余首歌曲，只有十多首抒情曲，尤其出名的有《海韵》、《也是微云》、《教我如何不想他》。

赵如兰教授特别指出：“三十年代中国正经过社会、政治思想上的新变化，朋友们还找他写了许多教育歌、团体歌、校歌等，从南京《逸仙桥小学校歌》到后来的《台大校歌》都是，也有爱国歌，批评社会的歌……我父亲的人生观是入世的，他对种种社会的改造总是很热心！”我即刻就忆及曾经听过他与太太的“新人物的新式结婚”，看胡适的描写：“有一天，元任打电话给我问我明晚是不是有时间来小雅宝胡同四十九号和他及杨小姐、还有另一位朋友朱（微）春国小姐一块吃饭。城里那一带并没有餐馆或俱乐之类用餐的处所，我猜想是怎么一回事。为了有备无患，我带了一本有我注解的《红楼梦》，像礼物一样，精致的包起来。为防备出错，在外面加包一层普通纸张。那晚，我们四个人在精致小巧的住宅

里，吃了精致晚餐，共有四样适口小菜，是杨小姐自己烧的。茶后，元任取出他手写的一文件，说要朱大夫和我签名作证，那么韵卿将极感荣幸。赵元任和杨步伟便结了婚。我是送他俩礼物的第一人。所以他俩第一件结婚贺礼就是一本文字作品——《红楼梦》。凡是送他们非文字或音乐的贺礼全被退回，激怒了一些亲友。罗素也说他们的婚礼足够激进，后来有四百个亲友接到他们婚前下午三时发的通知书，乃又分着宴请了几次家眷亲戚，但毫无仪式。”

赵如兰教授不止一次跟我们谈到她父亲要不是有她母亲的果断豪爽协助对外，又牺牲早年留日的医生资格，跟父亲跋涉重洋照料一生，是不易有如此成就，又享八十九岁的高龄的。赵老太太《杂记赵家》一书中，令人印象深刻衷心敬重的是：“在对日作战时，他们常留住剑桥的中国学生在家吃饭以慰其思乡之念，可是家中钱不宽裕，买东西也难，照食物券配给买，她却毫不嫌烦，热心地收集调配，或到批发市场买或取得低价的鸡翅炖肝等洋人不大吃的食物。有回加拿大销来专饲来吃的马肉，她也同哈佛教职员俱乐部一样买了回来，红烧吃了一星期，在那有名的行人街廿七号的家中，食客无数，也包括曾在哈佛讲学半年的胡适和来就医的台大教长傅斯年等。她还出过一部英文中国菜食谱，林语堂等争着写序，最后只放了赛珍珠和胡适二位的序，总之屡次家用窘迫，或写书译书贴补，有时甚至还卖带来的皮货绣货自制袋子等，让赵先生除却后顾之忧。

大家对赵先生的印象都觉得他寡言和善。陆惠风先生说，

他总是点头笑许地听人说话，到紧要关头才露出他幽默的机锋。李欧梵先生说他听大家谈话会以他专长的语法角度分析：“这句话怎么这样说！”赵老太太也曾回忆第一次见面：“我们大家闹得一塌糊涂，可是他只说了几次笑话，都没说出太多意思来……总是笑咪咪的……”赵如兰教授对我提到她父亲在家或在熟人跟前也是说许多话的。我也问过她母亲定下父亲管小孩、母亲做饭的规矩，她记得否？她说：“他在我们生活起居上好比早晚穿衣等等花的时间是比一般父亲要多，我的女儿也是他和母亲帮忙养大的。说来惭愧，女儿一岁半就因为我再深造，只得托父母把她带在身边长到十五岁才回来进高中，我们只有四姊妹，我母亲管她叫老五。”

我纵然未能亲炙赵先生的风采，不过唱过他不少优雅的歌曲，读过他们无数真挚的文字，拿了学位后我们也从他教学过的康乃尔逐步到哈佛任职任教，度过五年绮色佳琵琶湖畔的彳亍和十年剑桥行人街边的徘徊，看他们走过的路，住过的屋，再到赵如兰教授家中翻阅他们传下来的古籍，饮食谈笑，又蒙常说“大家好像一家人一样”的赵如兰教授指点襄助，笼罩在他们家传的辉光之中。